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 孽海潮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非外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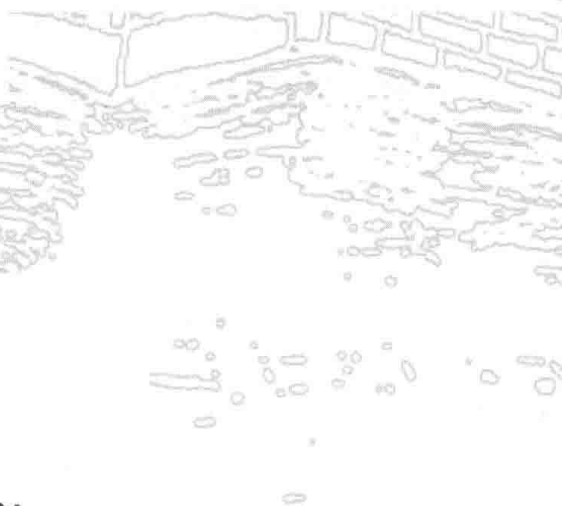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 孽海潮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孽海潮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45 - 6

I. ①孽…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9877 号

---

点 校: 曹誉峰  
责任编辑: 蔡晓欧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2.75 字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自序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这两句话真一些儿都不错。你瞧上海地方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公子哥儿，哪一个不是天天逛舞场、跑总会，整昼连夜、挥金如土。但四周伺察他们动静的，又都是些持手枪劫财物的绿林好汉。这些好汉难道一出娘胎，就甘心做绿林豪客的行业吗？原也是为着饥寒交迫，才起了这个盗心。犹之太太小姐们的堕落，也并不是天生就得淫贱相，都为外界引诱，金钱作祟，才造成这种种罪恶。因此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无形中便成为苦海，又变成为孽海。本书以《孽海潮》命名，就是描写上海的社会。都市的罪恶，事事都逃不了“作孽”两字。作者有动乎中，把目击的魑魅魍魉、奇形怪状的动态，一起暴露在笔尖上，笔伐口诛，无非意在惩劝，心存救世。所以《孽海潮》一书，阅者应当作苦海慈航看，不可当作上海社会小说读。

##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回 守财奴夜昏遭枪杀 浪漫女戴孝怨麻衣 .....	1
第二回 一棺附身万事都了 三心两意各显神通 .....	10
第三回 死出风头哄动看客 瞎造禄命假充亲儿 .....	20
第四回 立继书安排巧计 吞遗产抹杀良心 .....	30
第五回 羊季汤禁幽浪荡子 天韵楼巧遇茉莉花 .....	40
第六回 酒绿灯红畅游艳窟 更深漏尽醉闹香巢 .....	50
第七回 情无别用专为献媚 孽由自作一病缠绵 .....	61

第 八 回	别出心裁招向导员 挖空脑筋吃跑狗票 .....	71
第 九 回	意马心猿寻面首 眠花宿柳比蜜蜂 .....	82
第 十 回	作壁上观尽窥秘密 听房中谗泄露春光 .....	94
第十一回	为恼意心思反目 半假香囡欲销魂 .....	105
第十二回	三路进兵全军覆没 一苗两准大获成功 .....	118
第十三回	落魄失魂争美色 倾家荡产是金潮 .....	130
第十四回	卷巨款逃亡携西子 了心愿抱病做新人 .....	141
第十五回	情切切良宵惭形秽 意绵绵蓦地遇旧欢 .....	152
第十六回	听野老闲评当年事 怨寒闺独咏断肠词 .....	165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	裴效维 177

## 第一回

# 守财奴夜昏遭枪杀 浪漫女戴孝怨麻衣

噹噹噹礼拜堂的钟声，正一下下悠悠扬扬地敲着，信徒们早已一个个挟着《圣经》听道去。那时室中有一个少年，犹呼呼地酣睡在床上。原来今天乃是个星期日，所以外滩各银行各洋行都停止办公，怪不得日上三竿，那个少年还正在寻他的好梦。

正在静悄悄的时候，从房外就有一个茶房走进来，到那少年的床前，口中很焦急地喊道：

“吕先生，你快起来吧，温公馆里的电话已来两趟了。”

少年被茶役喊醒，两手揉着眼皮，一面还连连打着哈欠，口里嚷着道：

“有什么要紧事，要你这样的大惊小怪，左不过叫我打牌去吧。”

茶房听少年这样说，一面打好洗脸水，一面又叫道：

“吕先生，今天怕不是叫你去打牌吧，我听电话中的声音，并不是像那位二姨太的口气，好像是一个年老男子的声音。”

少年随手拿过衣服披上，打上领带，忙问道：

“那么说些什么呢？”

茶房道：

“他说叫吕先生赶快就来，公馆里昨晚上来了强盗。”

少年早已穿好衣服，跳下床来，向他唉了一声道：

“那你老早就可以说了，为什么偏要先说这些废话。”

说时，瞥眼瞧见写字台上摊着一张时报，上面用挺大的红字标题，少年忙拿起瞧道：

### 静安寺路温公馆发生盗案，死一男伤一女

昨晚十点零五分，温公馆门前突然有汽车一辆，疾驶而至。车上跳下身穿大衣男子三人，向门上投刺晋谒主人温五楼。当下仆役拿了名片，进去通报，该三男子便紧紧跟着，一同入室。其时温五楼方和其妾方氏躺在书房间的沙发上，静听无线电播音，突见门役伴着三个陌生男子进来。正待起身动问，不料该三男子便即各出手枪，吓禁声张，一面叫五楼取出铁箱钥匙。五楼拒不交出，盗即开枪示威，不料一弹正中五楼胸口，一弹飞入方氏右腹。五楼犹大喊捕盗，盗遂又发数枪，五楼当即倒地。盗见已扰大祸，意殊慌张，无心搜劫，遂将方氏手上金镯一副、钻戒两只抢去逃逸。事后由门役鸣捕到来，盗已远颺无踪。当将伤人车送医院。闻五楼因流血过多，到院便即身死。方氏则尚未脱离危险云。

少年瞧完这个新闻，脸上顿时大惊失色，口中不觉大声喊道：



“啊呀，这可不得了，怎么温大班已给强盗打杀了。”

原来这个少年姓吕名叫少芹，乃是温五楼的内侄。温五楼是上海海品洋行的买办，正妻吕氏早卒，娶妾方氏、袁氏，均未生育。五楼生性吝啬，刻薄成家，自幼便在海品洋行办事，现在已有三十余年，家中积资两百余万。因少芹是他大夫人吕氏的侄子，所以带在身边，今年也已把他荐到海品洋行充一个会计员。洋行里是没有住宿的，少芹因此便住在北京路一家茶栈里，这个茶栈名叫久大，五楼也有股份在内。少芹在行里服务，一天到晚没有休息工夫，趁着今天是星期日，意欲睡得迟一些儿。不料温公馆里竟会发生这个乱子，这叫少芹怎么不要大惊而特惊呢。这时茶房见他瞧了报纸立即脸儿失色地大喊，因便插嘴问道：

“吕先生，怎么啦，你也这样的大惊小怪？”

少芹道：

“你还问呢，你不瞧见了报上的新闻吗？温大班是已被强盗杀死了，照报上说是死在医院里，现在不知道到底怎样。”

少芹一面说，一面连忙匆匆地揩一把脸，披上大衣，便立刻坐车到温公馆去。等到少芹走进温公馆，只见里面鸦雀无声，少芹一问，只剩两个老妈子和两个小丫头。老妈子一见少芹，便指手画脚，十分惊慌地告诉道：

“吕少爷，老爷昨夜给强盗打了好多枪，老爷身上的血不晓得流出来多多少少，我们是真吓得来。还有二姨太也打着一枪，幸而三姨太是到张公馆里打牌去，不然大家不是都要打伤了吗？”

少芹听她噜噜苏苏地说了一大套，因急急问道：

“现在他们是在哪一个医院里呀？”

老妈子道：

“老爷是已经死在医院里了，二姨太听说也非常危险。”

少芹忙道：

“这些我是都早已知道了，我问你他们是住在哪个医院。”

老妈子顿了顿，回头向另一个老妈子道：

“我也急糊涂了，你知道在什么……”

旁边那个眨了两眨眼，怔怔道：

“好像是叫什么美丽医院。”

少芹听了，又气又笑道：

“上海从来也没有这个医院的。”

倒是小丫头插口道：

“是在白克路的美仁医院。”

老妈子哦了一声道：

“对了，正是这个。”

少芹不等她说完，拨转身子，早已三步并作二步跑出大门，跳上车子，叫车夫快快拉到美仁医院。不料走到医院一问，说温五楼已于早晨送到万国殡仪馆，只有方氏睡在特等病房里。少芹意欲到病房里先去瞧瞧二姨太的伤势，但是却被看护阻住道：

“医生关照，病人热度很高，任何亲友，不好惊扰。”

少芹听了，不觉叹了一口气，便又出了医院，急急地赶到万国殡仪馆。但见大门口正在悬扎素彩，奔到大厅，也正在陈设。厅上拥挤着不少的办事人员，一见少芹，个个都向他点头。原来那班办事员，不是海品洋行的同事，便是温公馆里的账房和西席老夫子，所以都和少芹很熟很熟，彼此招呼一回。账房百篇道：

“我给表少爷两个电话，你却还睡在床上吗？”

少芹道：

“后来茶房告诉我的，三姨太呢？”

百篇把嘴向里一努，少芹便急向里面找三姨太，谁知找了一会儿，却是不见。方欲回身找表弟如玉去，恰巧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鬟走来，少芹一见，便即喊道：

“曼曼，三姨太和少爷怎么都不见了呀？他们是到哪里去了？”

曼曼见是少芹，便也喊道：

“表少爷，三姨太昨天因打了一夜的雀牌，今晨回到家里，一听老爷已送医院，她也赶到医院，不料老爷已死，她就伴着老爷到这里。此刻因身子实在倦极了，所以在里面打盹。少爷和孙少爷大概在外面，表少爷，你没瞧见吗？”

少芹听了，心理暗想：姑父辛苦一世，挣了不少家私，现在死了，一个都没有真心地可怜他，想来做人也真空虚极了。这个如玉表弟，不是我姑父的亲骨肉，到底是不相干的。少芹正在低头感叹，忽听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传进来。少芹抬头一瞧，只见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二十余岁的少年，后面又赶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两个人开着玩笑。一见少芹在里面，都慌忙停止玩笑，一个叫声表兄，一个叫声表叔。少芹见这两个人，一个正是表弟如玉，一个乃是表侄楚宝。

阅者到此，一定要来责问作者写得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作者不是说五楼先娶吕氏，后讨两房姨太，三人都不曾生育吗，现在怎么不但儿子有了，连孙子也有了？难怪诸位要不明白，让作

者来详细说一下。

原来五楼是一个深心人，他因自己年已衰老，膝下并没有半个儿女，因此便日日担心，欲于温家近房侄辈中，挑选一个聪敏的作为继子。后来果然给他挑着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温如玉。五楼自过继如玉之后，心中又暗自思量，他想：我现在在上海方面已置了不少房屋，造了一座住宅；而在甬江原籍，也已建筑楼房三进，且买有田地二千余亩，此外又做了不少事业。这样若没有一个克家的令子，好好儿给我保守家业，这真是一个很痛心的缺憾。一面他又想起他的夫人吕氏，娶来不到二年，倒也生过一个儿子，当时我给他取名如璧，这个孩子又胖又白，实在不像是个短命的样子，但是养了不到八个月便死了。那个孩子若养到现在，倒也有三十几岁的人了。他有了三十几岁，照理我是也可以有几个孙子见面了。但现在孩子是死了，孙子当然更谈不到。而且他的娘也会死了，这是多么使人伤心。。为此我又讨了两个姨太，谁知二姨太方氏又是不会生育的。方氏既然不会养，那三姨太袁氏，我终以为多少可以养一个了，不料她竟和二姨太是一气贯穿，好像两人商量好似的。现在虽然已过继这个如玉孩子，但我已是六十花甲的人，媳妇虽已娶来，孙子却仍未见面。我想把我长子如璧名下，再过继一个孙子，如是，则我百年之后，有子有孙，倒也不觉得寂寞。还有一层，我的过继儿子倘然不知长进的话，我终还有一个过继孙子可靠，若过继孙子不好的话，那过继儿子也许能够好的。

五楼心中既这样计划着，所以在上几年冬天里，又给如璧过继一个儿子，就是现在这位孙少爷楚宝。楚宝今年十四岁，如玉

今年二十岁。如玉的妻子叫王意心，今年倒有二十四岁，比如玉长了四年，这个也是五楼用心过度的缘故。因为五楼唯恐如玉荒唐，所以故意把儿媳妇定的长了一些，以为可以管束儿子的地步。谁知如玉生来就是个纨绔儿，因意心年纪大了一些，娶来不多几时，心里就不喜欢，一年之中，也不知有几个月住在家里。好在这位意心小姐，倒也不是拘于旧礼教的女子，你尽管不回家，她也不来劝谏你，所谓我行我素，各自寻找欢乐，因此倒也不会发生什么空房独守的苦闷。楚宝虽然年纪尚轻，五楼也早已给他定下一房媳妇，姓裘名叫莲仙，现在学校里读书，莲仙的爸爸裘其俊，是在江西当县长的。这些都是温公馆过去的历史，现在略为表明，尚有许多风流秘史，且待以后慢慢再说吧。

且说少芹当时一见如玉和楚宝，叔侄两人嘻嘻哈哈笑进来，不像是死了爸爸般的，简直一些儿都没有伤心的神气，心中不免暗暗叹息。一面便拉住如玉的手，说道：

“姑父昨夜被害，你可在家吗？”

如玉微笑道：

“不瞒长兄说，我和楚宝昨夜正在东荟芳小金刚钻家里吃花酒，因为是一个把兄做的东，所以弟是不好意思不到的。后来账房百篇打电话给我，说是爸爸被强盗枪杀，我还当他是诳我。百篇见我不信，他又叫西席卜士仁先生再打电话催我回家，我没有法想，所以当时只好回来。谁知我来了，强盗已去，爸爸早已死在医院里了。”

少芹听他的话，好像是在谈一桩新闻，一些儿不关痛痒，似乎还很得意的神气，脸上含着微微笑容，对于眼泪水那是更谈不

到了。心中想来，真有无数的悲痛。那时外面已来叫他们吃午饭，少芹、如玉、楚宝三人便跟着出来，只见大厅上已陈列五楼的尸体，灵床上覆着一条大红绣花缎被。五楼面部虽已经过化妆，但他双目半闭，双眉紧蹙，看过去虽不像是个尸体，宛如生前，却也显出痛苦的神气。少芹见了，想起姑父在日待他种种的好处。自己是个从小没有爷娘的人，自己姑妈又是早就亡了，此刻姑父又死得这样惨痛，顿时胸中只觉一阵酸气，从鼻子里直透出来，两眼中的泪水，也就忍不住扑簌簌滚下来。卜士仁见少芹垂泪而泣，他便走过来劝道：

“少芹兄，别伤心了，东家此番惨亡，原是大大的不幸，但已享寿花甲开外了，也可称为福寿双归、死无遗憾的了。像我们这等寒士，终年没有好好儿地享受作乐，虽然是活在世上，差不多和死去的一样了，真是个活死人。你想还不是像他死去的荣耀吗？”

少芹听他满口不伦不类的胡言，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因碍着情面，只好敷衍着他。这时百篇又从外面拿进五套麻衣，两套是男的，三套是女的，只听他高声叫道：

“三姨太，你们三套女麻衣在这儿，要不要先拿去穿一穿，腰身合适不合适。”

原来这个三姨太名叫袁遏云，年纪不过刚过二十五岁，先本是长三堂子出身，唱得一口好京腔。五楼爱她臀儿很大，说是能够生育儿子，因此把她脱籍讨来，当时整整花了八千多洋钿。这句话也有六个年头，哪知遏云的屁股虽然大，遏云的肚皮竟一些儿都不会大。所以五楼瞧了她屁股，是一团的高兴，可是瞧了她

肚皮，则又起了无限的烦恼。那时遏云和意心听了百篇的喊声，已经从房间出来，见了这粗厚的麻衣，心中好生讨厌。因娇声地对意心说道：

“少奶，你瞧这样粗糙的衣儿，叫我们穿在身上，不是很难看吗？”

意心把嘴儿一撇道：

“上年我爸爸死了，我嫌它难看，我也没有穿，现在三姨太如不爱穿，我们大家就不穿好了。死了人便有这样的噜苏，真讨厌死人了。”

遏云道：

“少奶的话不错，我们只要有心记得老爷，穿不穿是没相干的。”

百篇一听两人的话，便望着两人笑了笑，慢慢走开了。遏云遂叫曼曼把麻衣拿进去。那时外面吊孝的来宾，已拥挤得满厅。遏云和意心因为心中并没伤心，要想在灵里哭几声，无论如何是哭不出的，所以只好叫曼曼来代替。外面来宾听了，倒还着实替内眷们伤心哩。满厅来宾，有的高谈强盗可恶；有的埋怨门役不好，不应该不先问个明白，却把强盗引到公馆里来；有的说这许多保镖是死人，强盗来了，吓得都避开不出来；有的却说五楼伯年纪是也差不多了。少芹见这几个说的人都是温家族人，心里又觉说不出的感触。众人正在纷纷议论，忽见美仁医院差来一人，说你们的太太不好了，请这里的少爷快去一趟。众人听了这话，早又各大惊失色。

要知二姨太究竟死活如何，且瞧下回再行分解。

## 第二回

### 一棺附身万事都了

### 三心两意各显神通

且说美仁医院着人到万国殡仪馆，叫温如玉急忙赶去，说是你们这里太太病重。如玉既要在此送殓，又要到医院送终，急得如玉声声叫苦。心中暗怨爸爸妈妈，真好不识相，为什么要同时身死，累得自己东奔西跑，一刻都没有空闲。好在阿二的汽车停在门外，如玉便赶忙跳上，叫阿二快速开到美仁医院里去。不多一会儿，汽车早到院门，如玉匆匆下车，奔到特等病房，即有看护出来道：

“是不是温公馆里来的？”

如玉点头。看护遂领如玉到院长室，见过院长马平伯，平伯便向如玉叫道：

“密司脱温，你的姨娘热度实在非常的高，鄙见非得将她小腹剖开，钳出子弹，一时恐难见效。但敝院章程，如遇解剖等割症，非得本人亲族签字，不能擅施手术，为此请你过来问一声，究竟是否开割，还请你定夺。”

如玉道：

“这个我们是个外行，实在做不来主，你先生是要割的，就



割是了，好歹我终给你签个字，其实就是你割好后，我再签字也不要紧。”

平伯一听如玉说得这样马虎，便也笑着说道：

“并不是这样说，因为敝院的章程如此。”

如玉道：

“既然如此，我们就照章程办事好了。”

平伯听他十分爽气，毫不顾虑，这样的下辈，自从解剖病症以来，倒还只有第一次瞧见。因急忙叫了看护把证明单取出，送到如玉面前。如玉在台上提起笔来，便歪歪斜斜地签了一个字，又问平伯：

“还有什么手续？”

平伯道：

“现在没有事了，密司脱温，请你回去好了，待这里施过手术，病象如何，再行打电话给你好了。”

如玉两手一抱，道了一声感谢，也不到病房里去瞧瞧姨太，遂即匆匆回身，又跳上汽车，回到万国殡仪馆来。

等到如玉回到馆里，百篇早已把五楼衣衾棺槨，通通备办舒齐，单等四点钟一敲，便是大殓的时辰。这时众宾午饭早已用过，有几个客气的都已纷纷回去，而下午来的吊客，又车马盈门、络绎到来。如玉虽然肚饿，也只好站在灵房答礼，心里连叫晦气。

这时孝帐内坐着三姨太和如玉夫人王意心，左右首分开，因为上午是叫曼曼代哭，下午若自己再不哭几声，心中究竟有些过意不去，而且三姨太的心中，胸有成竹，别有用意。当每一个吊